僅聞

洪門信條

以義氣團結　以忠誠救國
以義俠除奸

THE CHINESE TIMES
The only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td.

少林奇俠傳　第二集　(三)(二)

(十四)◆飛熊隊大破倭寇

接着又連飛過兩杯，一字兒排在筵前。三杯距離，都不差累黍。他飛過三杯之後，普善才從容向衆合十爲禮道，貧僧末技，實不足以辱諸位的法眼。實因施主厚意，不敢十分藏拙，還望衆位包荒一切，不要見笑！當下衆武師見他舉桌巡行，已驚異非常。又見他飛杯上壽，直驚得目定口呆。連正眼也不敢直視，那裏還敢藐視他呢？只有連稱佩服罷了！公純見普善有如此本領，心中格外喜悅，接過三杯，一飲而盡。又和衆人猜拳行令，鬧個無休無息，直喝得酩酊大醉，方才盡歡而散。從此以後，非但衆武師不敢輕視普善和尚，就是諸孫也不敢再戲耍希賢了！光陰易過，眼之間，已是四年有餘了！普善和尚，一天忽向公純告辭道，貧僧所有本領，已悉數都授給文孫了！憑此以往，可以無敵。保家與害，也足夠了！貧僧居留此間，備蒙優渥，感謝不盡，如今擬往別處雲遊，特來辭謝！公純極力挽留，希賢也依依不舍，不放他走，只是強留不住。只索任他自去。臨行又對希賢道，賢徒武藝，已登上乘，如欲登峯造極，須向同福寺拜求智眞長老，他或肯傳給與你，但無論如何，須得靜心韜晦，不可安作妄爲，以免天譴！囑咐一番。便揚長而去。欲知希賢果否到同福寺去，且待下文分解。

狼心

香琴

彼此至親，何用相詐。既來此，則且安矣。」廖無奈何，以崔重歸之事告，八爺甚喜，笑曰：「今之世，蛇蠍之世也，但自謹慎，庶可免禍。」廖與崔以八爺相納，均喜，卽居於八爺家。八爺欵接甚殷。使其婦重待崔。日與廖爲遊宴，凡數日。八爺與廖若於郊，忽謂之曰：「貧人而獲美婦，非福也。子知之否？」廖悚然曰：「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奈何！」八爺又曰：「子今年紀何矣。」廖曰：「不佞已三十矣，雖長，但賤而貧，不能爲衣食業，時愧於心。」八爺沉吟曰：「吾方爲子計，今有終南捷徑，可獲大富，但不知子願之否？」廖疑之。八爺笑曰：「此事在子無所損，且得安逸，吾今可實告汝，子之婦，佳人也，但與子不稱，語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服不稱身，尚有災，況婦乎？現有欲得佳婦者，捨之，可獲重資。大富立至，且可免於失望之覬覦，一舉而三善備。而吾甥亦得所，天下尤物，必使居廣厦，饗膏粱，曳羅綺，若令咬菜根而終，暴忝天物，必得其咎。吾語此，非有他心，實爲子計，苟不從，前所廹脅再來，則飛亦束手。不可不愼也。」廖大懼。八爺又力言富厚不可忽，苟有資，不患無佳婦。廖不知所對，旋則垂涕曰：「吾唯不忍捨吾婦，故至於斯也。」八爺誡廖，廖默然，若罷偕歸。八爺婦與勿以所言告崔。是日午，八爺與崔出外，忽有尖兵至，擒廖去，并及八爺，崔歸，惶怖甚。正慌亂間，八爺跟蹌返，謂廖已爲人所殺。崔一慟而絕，欲以死殉廖，八爺急止之曰：「必勿爾，苟如是，不啻加刃於吾之項矣。殺廖者，非他人，正前此求汝不得之顯者，知汝匿我家，故殺廖。汝苟死，彼再來，我尚能堅其命乎！」崔大駭，八爺婦復勸之，謂一夫去，一夫來，人生志於富樂，其他可勿計也，崔哀泣不已。問廖被殺之罪，則言與盜通，傍晚，有以車至者，八爺强崔登，崔大哭，車中一人出，瞋目視八爺，作提槍擊射狀，八爺戰慄，婦則哭，勸崔登，崔目覩情形，不得不登，旋抵一巨家，則伍氏，富人，非所謂豪者。伍妾多，已已爲第五姨太矣，怪之，不敢問，是夕，伍入室，崔不敢拒，伍以崔美甚愛之，詰其世系，崔駭曰：「君取我至，我世系，乃未曉耶？」伍笑曰：「媒者之言，或不當也，故以問。」崔益駭曰：「汝寧以媒娶我，既取我矣，又必殺吾夫，何爲耶？」伍瞠目，卽告崔，謂憑媒者周二嬸，以一萬三千金爲聘禮，相攸之日，卽崔與八爺婦偕出之時，崔始悟八爺與媒者合謀，因而鬻己，以廖不同謀，故殺之，狼子野心，眞堪痛恨，乃狂哭，亦以實情告伍，伍懼，恐爲武人所知，禁崔不使去，崔亦無計爲廖復仇，八爺得資，挈婦遠去，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完)

妙聯偶得

新會李淡如先生，滑稽多辯，生平好作諧聯，別饒風趣，某年，適值先生五十生朝，有人贈一手杖，他在上面刻一聯云：

「如此風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行不得也，瞻彼日月，六十杖鄉，七十杖國，企予望之」。

又某年，有某縣長赴新會接事，路過香島旅港，新會商會假石塘嘴廣州酒家歡迎之，淡如在坐，卽席贈以一聯云：

「政治刷新，門成鄒魯，歡迎開會，食在廣州」。

筆者按淡如題手杖之聯，乃襲前人者，蓋昔人(偶忘誰氏)，有提其杖云：

「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乎」。

又按爲此聯者，其人必富造過宰相而退休者。

讀陶庵師文燕有作

詩界

奉懷一首　墨國黃有恒

俊侶唱酬臘醞開　惜無双翼遠追陪
飛花迄喜添佳景　門韻猶驚別軼材
裙屐六朝徵概尙　管絃一夕話風裁
相思萬里波無極　何日移尊爛縵來

爲開平達憲學校籌款寄加屬昆仲

(仝上)

睽離梓里幾經年，每憶鄉敎也廢眠。
棫樸培材推往哲，金錢助校賴今賢。
文翁興學銘鐘鼎，武訓尊師紀史篇。
願我弟昆明大義，快些解橐莫疑延。

(仝上)

新春試筆

年華逝水夢蹉跎，對酒今朝又吟哦。
春色滿園花影亂，和風隔逕鳥聲多。
生平愧我才眞拙，志事求新鬢未皤。
不覺笙歌頻澈耳，街前紅綠又顏酡。

客感

「和隱居先生原韻」

(仝上)

墨國久居借夢過，未償宿願鬢思皤。
光陰客裏匆匆去，事業石中逐逐磨。
冷眼世情多豈有，側身天地只如何。
危如累卵傷家國，怎忍中原滿惡魔。
其二
家山還是看春過，漫話憂時髮欲皤。
介壽難爲萊戲綵，望雲空自蟻旋磨。
凋殘姊妹嗟所有，零落弟昆奈伊何。
爲把人生重振作，從今斷斬那邪魔。

(仝上)

感時

罡風煞雨嘆哀鴻，北伐南征鋒火中。
室已樑傾還颺煽，人如釜灼更柴攻。
謀利枉有萬言策，達悃豈無一簣功。
民命不堪頻喪亂，諸公袞袞孰爲公。

△△華新書局
頂薄飛郵信簡每册一一一一一一一五毛
頂薄飛郵信封每扎一一一一一一一